

唱 說

# 晴天傳

劉品高著

行印店書華新海嶺



劉品高著·

說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渤海新華書店印行

天傳

說唱晴天傳

一九四七年十月渤海版

著者

印行者

發行者

總分店  
支店

劉品高  
渤海新華書店  
樂陵 無棣 富國 羅南 章慶 東光

臨邑 臨城 博興 高苑 濟南 周村 滄平 德滄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品高

新華書店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博興

# 說唱晴天傳目錄

- 第一回 四臭肉壓迫種地戶 八路軍黑夜打梁莊
- 第二回 二同志初上太平莊 毛老道造謠嚇佃戶
- 第三回 裝進步張同志受騙 發號令新團長施威
- 第四回 當耕牛張大爺喪命 報父仇鐵骨頭藏刀
- 第五回 李大爺被追出殉殞 四臭肉明減暗不減
- 第六回 廉同志訪問二癩子 衆佃戶成立退租會
- 第七回 二癩子一心減租糧 香騷瓜「渾身都是嘴」
- 第八回 鬪大會趕走長鼻子 毀皮鞭鬪爭毛老道
- 第九回 油舌頭裝鬼扯後腿 王皮匠說服老明白
- 第十回 四臭肉計窮饑死 衆佃戶遊行示威
- 第十一回 打倒臭肉全莊真太平 積極建設大家齊努力

# 第一回 四臭肉壓迫種地戶 八路軍黑夜打梁莊

窮人出血流汗，財主擊吃坐穿，窮富到底誰養誰？必須弄個明白。別想前世註定，休說命中該然。引減租減息把身翻，全靠自己來幹！

西江月罷，裏面引出一部窮人翻身故事，說的是山東省，沂州府，太平莊，有一家大地主，這家地主姓王，是從明朝以來的老財主，清朝光緒年間有十頂大轎，出來進去，好不威風，這些贓官刑地皮、吮民血，結果，窮人的土地，就統成了他的，遠近的人，誰不知道：「金梁莊、銀番莊、不旱不澇太平莊，窮露富，富露天，不靠天來靠王家」。周圍好幾十個莊子，只要是好地都是王家的，二三十年以前，掛過千頃牌，積德堂是太平莊的首戶，一門出過兩個翰林，現在分爲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翰林的子子孫孫都很威風，直到如今，還是太平莊的土皇上，翰林府的當家的是王宏錦，外號人稱「五花蛇」，前樓院的當家的是王宏銀，外號就叫「四臭肉」，諸位明公不知，聽我慢慢的道來。

提起來遠近誰人不知曉

太平莊王家地主有大名

常言道做官就能成財主

又道是財主做官才能行

清朝裏大官做了好幾任

光緒年十頂大轎好威風

終日裏搜刮地皮喝血汗

只過的家大業大好興隆

良田地一片一片無邊榜

夜來潮不旱不澇多收成

翰林府名字叫做八卦陣

堂中間三層高樓接天高

周圍裏九十九間瓦房子

俱都是前簷後廈大高廳

若果是外人進了這座院

管保糊塗不知西和東

兩樓院全是高樓和大廈

甃都是磚瓦輝煌一片明

九個院八十一間瓦舍

皆分爲三進三出好幾層

光宅舍佔了金莊一大半

真正是威風凜凜殺氣騰

姓王的園子裏邊無雜姓

衆明公聽我細細說分明

話說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光樓房瓦舍就佔去了大半個莊子，又合起來修了一個園子，名叫

王家園子，王家園子裏光姓王的，一家外姓沒有，四裏肉當打着響談，伸着大姆指頭說：「只要沾上

門裏頭那幾家子，指地沒有的「窮王」，一百家裏說佔九十五家子，逃荒的，要飯的，挑小挑胡混的

，佔了大半還多，王家園子外邊周圍一「萬拉」，都是王家的佃戶，一共二百多家子，一家子頂一間

小茅草屋，裏面有一百五十多家子，是王家的種地戶子，他們差不多都給王家種了七八十拉車子地，

可直道如今，自己還是一鞋底地沒有，西頭土墩子上，有三四十家子要飯的，他們大半都是甯不起

地和耨了又耨了待的老佃戶，大門裏頭說這幫人都是「瘋瘋口」的廢物，又都是偷雞摸狗、賊騙、大鬧

裏頭誰家丟了東西，第二天土墩上必定有人被扒起來吊在樑頭上非刑拷打。翰林府裏老翰林傳小翰林

，一直傳到今天，五花蛇和四皇肉，也會擄鼻子帶眼的對佃戶說：「不是靠着我家王家的地，您連吃屎

也吃不成！」您還頂着我的，腳踏着我的，穿着我的，吃着我的，骨頭肉都是我王家的，「要買

你的骨頭，你給我添上幾斤肉！」王家的地主真厲害！對眼就不給地種，小門一鎖，屋頂一掀，小

竊一揭，牲口糧食都給你留下，叫你馬上捲行李滾蛋！翰林府和前後兩樓院裏，隨便走出一個人來，誰不知道，「皇上的狗都是御的，」只要他用手一指，全太平莊都得亂活撒！自後二年前鬼子在梁莊按了據點，五花蛇把民團編了一個團，投到漢奸劉皮司令手下，當了個團長，新綽號叫「抽筋團長」，這一來，太平莊的窮人佃戶，可就更苦了！

自從那鬼子梁莊按據點，太平莊窮人佃戶更可憐

五花蛇抽筋團長多厲害，每日裏這捐那款淨弄錢

一個月捐款足夠七十種，就是那鷄狗鴨鴨也上捐

好一個要人命的手提款，這一款手到捉來不讓閑

他若是伸手問你要一萬，你就是九千九百也不完

列位明公，敢說這些捐款，太平莊上家家都拿嗎？不是，前後兩樓院是一文也不用拿，前後兩樓院裏四臭肉跟劉皮司令拜過仁兄弟，當然更不用拿了，除了他們以外，別的姓王的本家連惹六屬領棉花的連飯也吃不上了，窮人佃戶們，當然更不用提了。

窮人家平安年頭就難過，一年中就挨饑大半年

現如今加上漢奸要捐款，真正是火上加油難上難

不用說香糠嚙菜沒處撈，就算是草棍樹皮也難辦

一家家往往幾天不動火，一個個往往幾天無糧食

一個個餓的好像嗷嗷老，一個個瘦的筋露骨頭乾

只餓的三根筋挑脖子，只餓的三根腸子兩根閑

這一個個仰面朝天長吁嘆，那一個個只救命苦怨着天

這個說活着不如死了好

那個道死了免的受熬煎

這個說這樣日子怎麼過

那個道什麼時候才算完

且不言窮人佃戶受苦難

咱這裏再把八路表一番

八路軍本是人民子弟兵

他這回要把梁莊據點燬

這時候大約方有二更半

忽聽的機槍大炮響連天

手榴彈一個一個響成串

炸藥包一聲轟轟震破天

從開頭一直打到天快亮

梁莊的漢奸鬼子一窩端

太平莊吓的一夜沒睡覺

一黑夜人吵狗叫到天

話說太平莊全莊的人，聽見梁莊炮響，不知道什麼緣故，都吓的心忙意亂，一夜沒敢睡覺，第二天天明，二瘋子的閒屋裏就擠滿了人，他們都是四臭肉的種地戶子，各人的心裏都跟揣着個小兔兒一樣，崩崩的亂跳，駱駝徐東兒，把他那個鍋腰子擠在牆角裏，兩個眼木滯滯的發青，吓呆了，老明白、徐士貴，手光摸他那兩根黃鬍子，上牙光和下牙打仗，簡直吓糊塗了，只有二瘋子見的世面多，胆子大，他二十來歲就闖過江南，四十來歲，在威海燒了九年石灰窰，當過工頭，大前年五十三歲才回家，矮個子，臉上有幾個甜瘋子，兩撇小黑鬍，光棍一條，好喝個酒，眼睛老是紅紅的，好趕個集，賭個錢，押個寶，種了前樓院的五畝地，也跟玩一樣，他見衆人吓的這個樣子，心中好笑，他用手把胸膛一拍說：「你們這些人，真是胆小如鼠哇！」

二瘋子未曾開口慢騰騰

尊一聲老少爺們聽分明

叫我看準是八路打據點

咱爺們何必胆戰又心驚

我勸你抽袋旱煙別害怕

窮爺們反正不過一個窮



活到頭頂多就是一個死。窮到頭上門要飯算到頂。不管他外邊天塌和地陷，咱還正指地無有窮光精。

二瘋子說到這裏，用手開開門往外看了一眼，又慢慢的關上，低低的聲音對大家說道：「叫我看看是八路真來共共產，還不尋呢！」

叫我看就算八路真共產。咱爺們指地沒有更相應。

二瘋子從頭至尾講一遍。衆佃戶各人心裏才安寧。

有一些逃荒到過根據地。誰不知八路辦事怪公平。

衆佃戶心中正然盼八路。楊大啦站起身來把話明。

列位明公，敢說楊大啦是個什麼人物呢？他是太平莊有名的「吹破天」，甯起來就沒有邊，天南河北，他都知道，他說他上過南天門，吃過老山參，啣過觀音菩薩玉淨瓶裏的甘露水，他駕過馬子，當過兵，發華工到過法國，他天不怕地不怕，殺過人越過獄，今年六十多歲了，還提肛，花白鬚子。滿臉皺紋，說起話來，像打雷一樣，他把胸膛一拍說：「怕，怕個吊！婊子兒鬼子，我養也到了這天了，八路的根據地，老子也闖過，可真講義氣，我看這些烏龜王八蛋漢奸雜種，也该到了頭了。」屋裏的人怕出亂子，都連忙不讓他再說了，老明白慌忙站起來，伸頭向外望了一望，慌着楊大啦的膀子，靠近耳朵悄悄的說：「小心點，路上說話，草裏有人哪，長鼻子來了，啣個旁的叭吧！」楊大啦冷笑了一聲說：「嘿！吊毛灰！來了個吃鼻涕拉膿的廢料，就嚇的這個樣子！」正說着，果然長鼻子急急忙忙走進門來，今天他的鼻子又長又紅，敢說長鼻子是個做什麼的呢？諸位明公不知，聽我一言道來。

他也是四臭肉的種地戶。可是他自已覺着比人高。

他常說會抱粗腿就有飯

又道是靠着大樹有柴燒

見東家捧磁甌溜滑子

見窮人吹鬚瞪眼稱英豪

他眼中只認香腿大三個

衆明公聽我一說根苗

頭一個就是東家四臭肉

再往下何掌櫃和毛考道

只要除了以上人三個

太平莊無人憐他眼睫毛

只因他該瞞眼子戳的好

四臭肉拿着好德狗一條

他在那徐家巷裏了了了

天價大搖大擺手插腰

話說長鼻子，十幾年來，在四臭肉面前溜滑子溜的好，可是對窮人佃戶，就沒牙扭嘴，

就誰誰，因此別的佃戶都罵他，說他「吉離子飛到狗頭上」——雀子不大，架子不小，又說他鼻子長

是給四臭肉舐舐舐的，他自己可是覺着自已了不起啦。常伸着大姆指頭對旁人說：「我啊！四老

大駕，親自拿文明棍打過我的腦袋，不信看着我頭上這塊大疤，多洋氣，你們這些老鼠，只配毛老道

的鞭子抽！」他說完以後，就拿下帽子來，叫人家看看頭上頂大銅子一樣的那個明疤，他常對東家趕

集，回來吃一點殘茶剩飯，出門不抹嘴，見了人就叫看看他嘴上的油，還吹着說：「四奶奶親自端給

我吃的炒鷄片，不信，聞一聞，聞一聞。」莊裏的人都說他是「蛤蟆蝌蚪子跟着團魚走」——硬充王八

的孫子，「今天八路軍打臨梁莊，四臭肉要搬家，可把他更忙壞了。

一整夜忙忙碌碌沒睡覺

吆喝人快給東家把家搬

太平莊被他一夜全跑遍

當地裏東跑西奔到處竄

莊東找着張大王老五

莊西頭又去叫起李老三

他把那周二胡七全找全

衆佃戶被他一夜都叫全

他這才對着衆人把話講

你看他扭牙扭嘴洋囂

叫衆人你們都要聽明白

今晚上要給東家把家搬

那一個要是不來好上幹

到明天揭鍋鎖門不放寬

長鼻子吹鬚瞪眼嚷一遍

衆個戶嘴裏不說心裏煩

話說長鼻子一夜上東跑西顛，把金莊許多家個戶全全招呼起來去給東家搬家，他這才又邁開兩條狗腿，急急忙忙來到二爺子的閑屋裏，一進門兩手一「扎煞」說：「兄弟爺們，還不快跑，了——了——了不的了！」楊大爺見此光景哈哈大笑說：「你看鼻子兄弟急的好像個吉巴子吊到油鍋裏，這是何苦！還是坐下聽我說一段法國國吧？」法國的大姑娘長的真漂亮，一大羣圍着我，叫我跟她睡覺，我說「馬里馬在」呀，「馬里馬在」呀，列位明公，敢說「馬里馬在」是什麼意思呢？這面已經講過，只因楊大爺年輕時會講華工到過法國，「馬里馬在」是他胡編的一句法國話，故意鬧長鼻子的，這一回可把長鼻子急壞了，吶吶了半天說：「了不的了，五老爺全家都潑光了，前樓院，後樓院都潑光了，您還不快搬嗎？四老爺說：「天明了八路共匪軍開進來，就要把你們殺光！鷄狗不留！不殺的就一定是勾通八路的，五老爺回來也要殺。」反正要快走快走，快走哇！」他一眼看見駱駝和老明白用手一指大聲罵道：「賊種羔子！東家忙的這個樣，您還在這裏怪自哩！」

長鼻子未曾開口氣昂昂

罵一聲賊種羔子聽端詳

今夜晚東家正要搬家眷

他要金銀財寶都擲光

常言道養兵千日一時用

您何東家有事嫌一旁

咱東家養您養了好幾輩

今晚上用着您了反了腔

莫不是勾通八路想造反

五老爺回來叫您命不常

他這裏越說越惱越生氣

一伸手抓住駱駝褲一旁

老明白害怕有事溜出去

二瘋子假裝肚疼光喊娘

長瘋子一行罵着揚長去

楊大啦把嘴一裂又開腔

話說長瘋子來到二瘋子的閑屋裏，連吵加罵鬧了一陣，把一屋人都鬧散了，他自己也一行罵着走了，屋裏還只剩下二瘋子和楊大啦兩人，楊大啦慢慢的抽着旱烟，長嘆了一口氣說：「真他媽的癩蛤蟆爬到脚面子上——不咬人黑應人，走他媽的就走吧，咱們反正是兩個肩膀扛着一個腦袋，人到那裏，家到那裏，可別弄上個勾通八路的名字，丟了這個吃飯的傢伙！」二瘋子哼了一聲說：「吊！懸！砍了碗大一個疤，我看這回八路準能打開梁莊，等等再說吧，」楊大啦說：「老弟，你聽啊！」

常言道看風駛船真不假

又道是光棍不吃眼前虧

叫我說不如暫時躲一躲

看一看八路漢奸誰勝誰

倘若是八路準能站的住

那時候咱們再把家來歸

楊大啦正在這裏出主意

屋門外連聲怪叫似沉雷

只聽得牛角吹的嗚嗚響

又聽得吵吵嚷嚷喊成堆

禍害精怒目揚頭往前走

毛老道手提皮鞭在後隨

楊大啦見勢不好揚長去

二瘋子邁開大步一溜飛

眼睜睜目下就是一場鬧

衆明公莫聽詳細下一回

## 第二回

二同志初上太平莊  
毛老道造謠嚇佃戶

翻身歌（一）誰養活誰呀？大家來談一談，沒有咱出力人，糧食不會往外鑽，耕、種、鋤、割，全靠咱們下力幹，起五更，睡半夜，一粒糧一滴汗，地主不費力，糧食堆成山。

閑言道罷，齊接上回，話說二瘋子、楊大啦，二人正然談話，忽聽的門外吵嚷嚷牛角吹的嗚嗚的，楊大啦出門一看，吹牛角的是毛老道的小爪子，有名的禍害，毛老道跟在後面，連聲怪喊：「老爺們！了不的啦！快跑啊！匪軍快進莊了，見大人就殺呀，見女人就姦哪！見小孩就活吃啊！八路軍站不住啊！司令團長，這兩天就要打回來了！誰勾通八路就要殺頭啊！司令說過，誰跟八路軍說一句話，就殺誰的頭，快跑啊！匪軍佔了梁莊，快進咱莊了！」毛老道簡直好像一個瘋了的毛猴子，叫的那個怪腔，真是難聽，醉的東張西歪，右手扶着酒瓶，左手拿着鞭子，一路走一路吆喝，列位明公，敢說毛老道是誰呢？這人姓王，是五花蛇的本家，論行輩，比五花蛇還上兩輩，他生的又黑又胖，滿臉滿嘴的黑毛，一對鷹眼，斜瞪着人，蒜頭鼻子，一「出」一「出」的，天天掛着臉，好像有人該他二百一錢，他沾了姓王的臉，當了個看青的頭目，每年光膏糧就分六十多口袋，成天家無惡不作，衆位明公不知，聽我慢慢的道來呀。

他本是四臭肉的一狗腿

他對那窮人佃戶甚是兇

每日裏帶個狐羆和狗黨

到處裏橫行霸道胡亂行

到誰家吃飯還得半上座  
也不管本錢大小捧不捧

「自己天天白吃還不算  
臨走時還得掙着回家中  
若要是搜錢要錢惹災星

他常說他是王家御貓子  
太平莊全是老鼠瞎無能  
滿肚裏亂抖氣亂弄瘋

成天飲燒酒吃肉盡醉  
見了面誰敢不把二爺稱  
好可怕皮鞭舉起不留情

窮人誰都吓的得得戰  
若果是有人一時冒犯他  
第二天搗鍋鎖門待不成

再不然東家面前說句話  
話說毛老道在太平莊，成天至誠着帽子，推東打東，指西打西，無人敢惹！因為他生的滿臉黑毛，一幅兇相，渾身妖氣，所以莊裏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毛老道」。今天他踉拉着老棉鞋，真是吓壞了，他一輩子也沒見過翰林府裏這樣的慌亂，他怕天下真變了，怕他的紅運真倒了，喝了半瓶酒，率

西臭肉的命令，在大雪地里亂亂的嗚嗚，一路走，一路喊：「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可要變天了！八路來了要殺的  
狗不留哇！趕快跑哇！趕快跑哇！」他鬼哭狼嚎的那個怪腔，好驚人哪！

毛老道一路走來一路喊，好像那鬼哭狼嚎令人驚

若果是那們走的慢一步，好厲害皮鞭落下身上青  
這時徐瞎眼和老婆壓冬天裏穿着一條破褲子和一個破褂子，還遮不住身體，他的小孩沒穿褲子，

露輪和炕上，毛老道派兩隻家狗搜查，誰不跑就是勾頭瓦蹄，禍害搜查的徐瞎眼一看，心山大怒，不  
再分說，伸手抓住小孩的耳朵說了聲：「給我去他娘的哩！」古冬一聲，掉在雪裏。

調得精抓住小孩猛一送  
徐大嫂心如刀攔不敢喊

古冬多落在門外大雪中  
那小孩抓地沒命大放聲

鬪得精拋木棍子往空舉  
徐大嫂捨了孩子往外跑

惡狼狠照着大嫂下絕情  
全莊男男女女老少一齊擁

藥膏點又是害餓又是冷  
只聽得大人小孩齊哭叫

一個個又是掛家又心驚  
料得靈靈慘慘好傷情

毛老道手擺皮鞭隨後趕  
他說道誰走慢了通八路

那一個走的慢了就不行  
五老爺回家跟您把賬清

太平莊忽忽隆隆關一夜

翰林府前後樓院都搬空

話說太平莊呼隆隆關了一夜，可是真正搬家的，只有翰林府和前後兩樓院，他們都跟着剝皮司令和狗筋團長搬到臨沂城裏去了，別的大家小戶，有的到北邊親戚家躲避幾天，有的到外邊轉一轉就回來了，可是這一關，弄得好幾天人心還是不安，王家圍子裏一陣一陣的傳出謠言來說：「八路軍先甜後苦哇！」「八路軍是妖怪呀，那些白面書生是妖魔鬼怪呀，甜言蜜語是裝的呀，說不定那一天現了原形，齊臉紅髮巨口獠牙，殺大人吃小孩，了不得呀！」「八路軍站不住哇，李司令、王團長，過幾天就帶大皇軍來呀！」「誰勾通八路，就與碎屍搗段哪！」可是，全莊窮人佃戶們，也到處唧唧咕咕議論起來了。

衆人唧唧咕咕胡談論

到曉裏七言八語說短長

還倒說八路真是大兵將

哪個道凡兵那能這樣強

還倒說鬼子古弄兩三載

那個道一夜工夫亡了涼

這個說高大炮樓三十六

那個道一下炸的吊蛋光

還說好厲害的電氣炮

那個道炮樓一見上天堂

有的伸着舌頭說：「那個殺人不眨眼的小舅子陳連長，一個排，都到他乾老孃家嚇跑了。」

這個說活捉漢奸二百五

那個道三百二三還許強

這個說八路隊伍真是好

那個道拿着百姓如爹娘

有的老媽媽說：「咳！我聽着小孩他舅說，當兵的還給莊戶人家挑水呢！」

這個說舒坦日子快來到

那個道就怕鬼子再掃蕩

且不言衆人這裏胡談論

咱再把工作同志表一場

話說太平區農救會的工作同志，老早就知道太平莊很複雜，又是漢奸抽筋團長的家，幹漢奸隊的好幾十口子，這回軍隊打梁莊據點，旁的莊的老百姓都去幫忙——抬担架、拆炮樓，歡迎八路軍，只有太平莊，一個人毛也沒見，因此就專派老張和老邵二位工作同志，到太平莊去調查情況，開闢工作，二人從梁莊起身，不多一時，就來到太平莊，進的莊去一看，好不叫人吃驚啊！

他二人舉目留神看端詳

打量這遠近聞名太平莊

一座座油漆大門掛金匾

一處處青堂瓦舍甚輝煌

一邊廂高樓大廈好威武

另一邊破屋漏院好淒涼

他二人穿街越巷逛一遍

看不見一個人影在那廂

他二人一行走着正焦燥

猛一拐看見一人走慌忙

話說二人一行走着，心中正焦燥，忽然一拐牆角，看見一人慌慌張張裏西巷子裏出來，細打量這人面黃肌瘦眼皮發青，好像沒有眼珠，穿着一件破襖子褲，補釘羅補釘，束了一根草繩，腰裏



的好像個大蝦米一樣，列位明公說這人是誰？原來這正是駱駝徐東，只因昨天他的小孩被竊害光，險些到雲裏中了風寒，一晚上昏迷不醒，他剛才熬開水給小孩出了汗出來，所以面黃遇上二位工作同志。閉言少鈔，話說徐東抬頭一看，是兩個便衣八路，吓的他戰戰兢兢，回頭就跑，老張一言心中着急連忙喊道：「三哥！不要跑！俺也是莊戶人呀！」誰知道徐東一聽，跑的越快了，老張一看更急，撒腿隨後就趕，大聲喊道：「姑住三哥！俺八路軍不吃人呀！」徐東一聽「吃人」心裏更慌了，撲通一交跌在了就地。

徐駱駝一聽吃人兩個字

只吓的渾身發軟，了腿

古冬冬一交跌在流平地

一陣陣嘴發背面發黃

臃肚子一陣一陣朝前轉

頭頂裏一陣一陣光發涼

他想遁還回可是完了命

不住的口口聲聲喊親娘

張同志見此光景趕上去

急忙忙扶將起來說端詳

話說老張見這光景，急忙趕上去把他扶起來說：「吓成這個樣子，不是自我苦吃嗎？不要害怕，我們都是一樣的人呀！我問你，村長在那裏住？」徐東吓的直瞪着兩眼，小腿亂顫，半天才像蚊子一樣哼哼說：「老總，我聽不清啊！」老張替他拍了拍身上的土，慢聲慢語的說：「不用怕，三哥，我是問你村長啊？不懂嗎？就是莊長啊！辦公的呀！莊長，不懂嗎？」徐東又哼哼了半天說：「噢，莊長嗎？俺莊戶人家那裏知道啊！」老張聽說火了，用手一指大聲喝道：「你不用反穿皮馬褂子，俺羊了！當莊戶人還不知道莊長嗎？」徐東一聽更慌了，考張連忙向老張攤了攤手，還是笑迷迷的問道：「三哥，你貴姓啊？」徐東說：「你問我貴姓嗎？我，稱不起貴姓，免貴姓徐！」老張又問：「大號呢？」徐東說：「窮人那有大號啊！」老張說：「聽得有個名字嗎？」徐東又哼哼了半天才說：「我